

FENG HUANG ZUI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主 编 杨晓敏 秦俑

FENG HUANG ZUI

凤凰嘴

范子平 / 著

范子平用他的笔，直刺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

构思的机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抓住生活现象的内容与形式的反差、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来提炼故事情节，让他的小小说拥有了幽默、讽刺以及抒情的力量。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主 编 杨晓敏 秦俑

第 六 届 小 小 说 金 麻 雀 奖
获 奖 作 家 自 选 集

FENG HUANG ZUI

凤凰嘴

范子平 / ●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嘴/范子平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12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自选集)

ISBN 978-7-80765-987-7

I.①凤… II.①范… III.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59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字 数	88 0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田狗	1
我童年的卫河	6
老侯的心愿	10
想当画家的秀姑	13
女儿的班主任	17
欧文的试验	21
好女孩，坏女孩	24
搬家轶事	28
蝥蝥儿张	31
村主任的方木	35
凤凰嘴	39
张山的烦恼	43

我得罪了 K 区长	46
上大学去	50
真诚看望	54
战场口哨	57
杀手铜	61
千万不要坐大巴	65
淡化喜悦	69
别墅的力量	72
想栽一棵树	75
鹅老师粒粒	80
谁怕谁	86
幸福之路	90
提主任外传	94
比全世界幸福	98
与当官擦肩	102
同学聚会	106
家有美妻	110
美丽妈妈	114
涉及官场	118
爱在山腰	123
郇食其	127

东陵瓜	131
薄姬	136
抓周的困惑	140
卖花的小姑娘	143
民主村主任	147
刺杀未遂	151
我家的黑眼儿羊	155

田狗

早春二月的一天，族长侯四伯叼着旱烟袋迈进侯田狗家的屋门，看见侯田狗正躬着个腰，在忙着切萝卜条，扭过头来朝身后一声吼：“快点呗！恁俩！”

侯十七、侯十八像电影里抓特务一样押着一个人过来。到跟前看，是一个女人，披头散发，灰头土脸的，看不清眉眼，走路一跛一跛的，嚤嚤地哭泣着。

侯四伯指尖直指向田狗的额头：“给你了！媳妇！日他娘刘八带来四个外地女人，就这一个倒霉，半路上跌断了腿，没人要了……对了，还有娶媳妇的手续，我去找刘大头给你办了！”

田狗盯着侯四伯一步步后退，嗫嚅着：“这，这，这……”

侯四伯一瞪眼：“你这这个啥？这里还有你说的话？地富子弟有几个能寻摸上媳妇的？更别说你这没爹没娘眼看就三

十的东西!”

四川姑娘李小倩就这样成了田狗的媳妇儿……

暑夏七月的一天,族长侯四伯摇着芭蕉扇踏进侯田狗的院门,眼珠子骨碌碌轮了一圈,一眼扫到田狗媳妇儿正在忙忙碌碌地垛青草,一咧南瓜嘴,露出几颗黄色的大板牙:“是出落得像个模样了,怪不得村东村西的人都夸。”

田狗媳妇儿脸一红,低着头拿一把桑杈,出院门去送了。她黑亮亮的粗辫子,白皙的修长脖颈,虽然那肚皮已经微微凸起,但是总体上仍不失身材的苗条,走起路来娉娉婷婷,颇有韵味。

侯四伯收回追踪田狗媳妇儿的目光,阴阳怪气地说田狗:“你这土医生,医术可以呀! 是你爹的魂还在你身上附的吧? 瘸胳膊瘸腿的女人,你硬是给她摆治得成了好好的人,不留一点点毛病。”

田狗不敢看侯四伯的脸,低下头小声道:“主要……主要……主要是骨折错位,我就给掰正,用点药敷上……”

侯四伯威严地摆摆手,止住田狗的话头,瞪起牛蛋眼:“没脑袋瓜货! 大错特错了你! 治好她李小倩就是你的错! 咱土头土脑的庄稼人谁家能巴上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更别说你还是一个地富子弟!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我问你,她肚里的孩子是你的?”

田狗面红耳赤，低下头吭吭哧哧说不出话。

侯四伯用手托住田狗的下巴，硬抬起他的头，又一跺脚：“小子，贼丢人！你丢了咱侯家祖宗的人了！”

田狗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满脸悲愤地仰望着侯四伯说：“四伯，四伯您老就说说刘大头，他、他、他不是人呀！”

侯四伯用扇把敲着田狗的铁锅：“你这不是说梦话吗？刘大头坐着咱村的革委会主任位子，谁能奈何了他？母狗不翘尾巴，公狗不爬胯！得整治整治这母狗！”

田狗喃喃道：“她一个女孩儿，也是被逼无奈呀！”

侯四伯突然稀眉毛一蹙，厉声道：“我给你合计过了，喊给侯十七、侯十八他们，打她一顿再说，打掉她的胎，打掉他刘大头的种！”

田狗跌跌撞撞起来，抱住侯四伯的双腿又跪下去，把头趴在地上磕得砰砰响：“不能呀，不能呀，千万不能呀，你可千万不能呀……”说着号啕大哭起来，泪如雨下。

侯四伯推开田狗，重重地哼了一声：“软骨头！”端起旱烟袋出了门。

于是几个月后李小倩生下了女儿侯珍珍……

又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寒冬腊月的一天，侯四伯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咚的一声跺开田狗的门，踏进去喊：“田狗，王八羔子你给我爬出来！”

田狗却领着全家在隔壁邻居家。听到侯四伯的吼声，他忙不迭地答应着，一溜小跑过来，先递上一碗桑叶水：“您老先喝口热水，我去把小珍珍的事交代一声。”一边大声喊：“小倩，你快抱小珍珍去卫生站，看看是不是感冒着了凉。”

侯四伯长叹道：“人家的种，你比自己的还亲。满街满胡同，都知道你是个软心人。”

田狗红着脸，半晌才说：“生到咱家，就是咱家的崽呀……四伯，您喝水。”

侯四伯将眼瞪得像灯笼一样，手一扬，那水碗砸向山墙，啪的一声碎了，溅了田狗一头一身水。

侯四伯说：“他妈的戴绿帽钻大鼓你是个迷瞪瓜哇！还小倩、小倩喊得亲热，人家要跑你知道不知道！给你做好的饭你叫砸锅？过不成一家人你自己倒霉还叫全族人陪你丢脸？”

田狗蹲下去双手抱了头，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四伯我心里啥都知道呀！我知道小倩她跟知青刘小伟好上了，我知道他俩商量着要跑……可是咱吃上顿没下顿的穷日子，刘大头又成天来找事，这窝窝囊囊的受气日子，谁也不想在这儿过呀！小倩她一个四川娃，卖到咱这儿，跟我恁长时候，已经是难为她了！四伯呀……”

侯四伯压低了声音，冷冷地说：“这好办，我叫侯十七、侯十八他们，今天，后半夜，打瞎她的眼、打折她的大腿，这次不会叫

她再医治好了！你别嫌她瞎眼瘸腿的丢人，这一下子她就会安下心来跟你过了。”

田狗惊恐地睁大眼睛，跪下来抱住侯四伯的腿：“不能呀，不能呀，千万不能呀，您可千万不能呀……”说着号啕大哭，泪如雨下。

侯四伯一脚踢开田狗：“王八蛋，这次不会再听你的了！”

这一夜的三更天，狗吠声汹汹一片，夹杂着人的喊声和哭声。到第二天人们才知道，刘小伟已经在前半夜领着小倩和珍珍母女俩逃走了，暴怒之下的侯四伯领着侯十七、侯十八一伙人将“叛徒”田狗打了个半死……

田狗三个月才能起床，而小倩母女俩一走就没有音信。后来的田狗，除了干活，就是佝偻着腰抄着手缩在门口的柴火垛边，呆呆地望着街口，没几年就死了。

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清明节，人们见一个中年妇女，领着一个姑娘来打听田狗的坟，在坟前献上一个鲜花编织的花环，母女俩流着泪站立了好久……

我童年的卫河

我的童年,打记事起,大半是在卫河畔的合河村度过的。一提起合河,都知道那座明代修建的石拱桥。古桥在村子的北口,古桥下就是生机勃勃的卫河水。中间的大孔河水最深,远看好像一块巨大的碧玉,带着几道略显泛黑的皱褶,静静地俯伏在那里,走近了看,又觉得像是扯不完的绿缎子,源源不绝地从桥洞口拽出来,平滑地向东倾泻过去。桥的东边河道豁然开朗,开阔的河滩长满丛丛荆棘和灌木杂草,到秋季枝叶斑驳,红绿黄相间,十分好看。从河滩向河流走去,先是一汪浅水湾,再就是稍微露出水面的沙岛,再往里就是湍急的河流了。

卫河是我们小孩子的圣地,我们经常是一放学就到河滩去,在灌木丛里采野花,摘树叶,抽茅芽,逮蚂蚱,掏螃蟹……总之有干不完的“活计”,说不尽的乐趣。我们的队伍里,除了低

年级的小学生，还有没上学的孩子，这里边就数我们胡同里的邻居麦香最懂事。麦香蜡黄的瘦脸，毛茸茸的黄头发，穿着方格的打补丁的粗布衣服，和我年纪一般大，但她是一个盲女。刚开始我很纳闷儿，没有眼睛咋走路呢？我学着闭上眼睛，但一种恐惧感马上就开始折磨自己，走不了五步就再不敢迈步了。可麦香敢，她耳朵和鼻子特别灵，敢在胡同里的井边打水洗衣，会在家炒菜做饭，在河滩的草棵子里来来往往竟也跑得开，有时也能抓住在草叶露水珠上爬来爬去的蚂蚱，总伴着开心的笑声：“是笨头笨脑的青扁担！”我说：“你真中！”麦香却恨恨地说：“俺不认字！”我暗笑想你看不见咋会认得字呢？我就炫耀地讲了老师上课的故事，讲我们学的功课，她仰起脸听，一动不动。我只说一遍，她就会大声背诵：“秋风起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我看见草棵子上有几朵刚绽开的小花，我揪下两朵给麦香插到发梢上，说：“插上花，你可好看！”没想到，麦香黄瘦的脸上顿时一片粉红，说：“真的？真的？”就挺挺胸摆摆头，一副表演的样子。中午头上，她头戴小花心满意足地领着弟、妹回家。

听说麦香生下来不瞎，是刚一岁患眼病耽搁的，没多久她娘也患病死了，她爹就说她克母，从小就不待见她。后来有了继母，又有了小妹妹小弟弟，更外待她了，老是让干这干那领着弟、妹玩，可吃饭得先尽着弟、妹。没想到我的两朵小花带给了

她厄运，到家就挨了打——继母说头戴白花就是咒她死，掠下小花摔地上踩个粉碎，还拿起擀面杖把麦香的腿都打肿了，有一段时间麦香就没出门。我也因此挨了母亲的吵骂，心里着实内疚了好几天。

慢慢就淡忘了，毕竟是九岁的孩子家，再说转眼明亮的夏天到了，到浅水湾游泳又成了我们棒打不散的课外作业，成天一放学就三五成群地到河边来。浅水湾里水是清澈透底的，离岸不远的地方隔二卯三还长着孤立的小草，那绿茸茸的小草把狭长的叶片伸出水面，却又舍不得似的向水面亲吻下去，和倒影相连画成一个椭圆的环。水草附近总有豆芽大的小鱼，银灰色的，成群结队向着一个方向，很潇洒地游动，倏然一动，又一起转身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游去，像是有口令似的。这里水不过一米多深，正好是我们的乐园，大家扑扑通通跳进去，狗刨腿，钻没影，打水仗，正玩得痛快，听见谁喊我，打眼一瞧，岸上站着麦香。

我有些扫兴地出来，说：“你也想下水呀？”麦香说：“你再给我采两朵花，给我插发梢上。”我害怕地说：“那不挨打呀？”麦香说：“花儿只有白色的吗？”我胆战心惊地采了两朵小红花，麦香接过来嗅了嗅，自己认真编进发辫里。她要我给她再讲讲卫河上来来往往的帆船。我挠了挠湿漉漉的头，说，你看，船当中立着大帆大布篷，风吹着帆带着船跑得飞快，把河水犁出一条大

沟拖在船后，白生生的浪花冲向沟两边像撒珍珠一样，再后边就是晃荡的绿色波纹了。麦香说：“上船都是在码头？”我很奇怪，说那当然是，这儿再往东不就是码头？那边岸上一排老柳树拖一溜密匝匝的树荫，再毒的日头也凉快着呢！从岸上沿着搁板就上到船上，我还上过呢。

麦香好一晌才说想趁哪天黄昏，偷偷跑到船上藏起来，跟船往海边去，还说她偷偷捡瓜子卖攒了三毛六分钱，给弟、妹留下六分，三毛带上，还得带点红薯干路上吃。我问她去海边干啥。她微笑了，说要去找娘，找她的亲娘。死人也能找？我一下子愣了。麦香说她亲娘没死，是受不了爹的打往海边跑了，说她老做梦梦到娘，说到海边挨村问，不信找不到娘，找到娘就会给她治眼，治好眼就能上学了。

麦香说得兴奋，两颊红红的像飞满了朝霞一般，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把她采的紫蛋蛋果让我吃，那黄豆大的紫蛋蛋果酸酸的甜甜的，但那一会儿我吃得很沉重。

没过多久我家就搬走了，一走再没回过合河村，但好多年都是，一静下来碧绿的卫河水就仿佛滔滔涌来，波涛中总站着穿方格衣裳的童年的麦香。麦香到底去没去找亲娘呢？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老侯的心愿

老侯说,你别乱调换,我还看那个台。

侄子疑惑地扭头看看叔叔,揪了一下遥控,把台又调回到县有线电视台,那是一组电脑画像的广告,把一对新婚夫妇画得像董永和七仙女。老侯看得津津有味。侄子笑了笑。

老侯说,我得买件新衣服。侄子吃了一惊。叔叔一辈子不讲究穿戴,听人说也就是年轻时跟朵子好的那两年,很是知道收拾自己。朵子的爹拿朵子换亲,朵子喝农药自杀了,叔叔就再也不讲究穿戴,一辈子也没再找媳妇儿,日子越过越邋遢。一次下雨,县上下来的扶贫工作组跟村长一起看老侯的危房,只见房顶滴滴答答往下漏水,不停地打到老侯的被子上。可老侯钻到里边呼噜呼噜睡得香,他那被子被脑油和身上的脏东西浸得跟个油饼似的,塑料布一样不透水。

后来侄子把老侯接来过，一晃已经十来年了。

侄子说，叔叔你这两天身子不舒坦，等你病好了我领你去买衣服。

老侯说，你懂个啥，不舒坦才得买个新衣裳。

侄子想，叔叔岁数是大了，就到集上给他买了一件一百多元的浅灰色夹克衫，像县工作组穿的那样，老侯比试来比试去很满意。

老侯说，我想上趟县城。

侄子又吃了一惊。叔叔从来不出村。那年县工作组用拖拉机拉村里老人上乡里看戏，叔叔好不容易被哄到拖拉机旁边，可犟着到底没上车。

侄子说，叔叔等你身子舒坦了咱就上县城。

老侯说，你懂个啥，不舒坦才要上县城呢。

侄子想叔叔岁数是大了，就陪叔叔坐公共汽车上了县城。侄子说咱上公园，老侯摆摆手；侄子说咱上百货大楼，老侯摇摇头；侄子说咱去饭店吃酒席，老侯低着头一声不吭；侄子作了难。

老侯说，上回电视里演的那个，那个照相。

侄子恍然大悟，打听了城里人，把叔叔领到数码照相馆。那馆主很会做生意，大包大揽地说你想照个长城留影黄山留影想照成孙悟空猪八戒唐僧小白龙咱都能办到，说得两嘴角直冒